

目錄

召会的立场与召会蒙福的律

第一章 站住正确立场，活在调和的灵中

第二章 按着神的命令与渴望，在一的立场上聚集

第三章 召会的立场与接纳的原则

第四章 召会蒙福的律

第五章 从风波中所学的功课

第一章 站住正确立场，活在调和的灵中

回目錄 下一篇

关于实行召会立场的问题

我们无论实行什么，都该完全是生命里的事，即使是说方言也该如此。我们并不反对人说方言，但是灵恩运动把说方言弄得变质、堕落了。我们虽然没有强调说方言，但也没有反对。我们和人配搭，是在召会的道路上，在一的见证和立场上。这个见证和立场的大门，是向众人敞开的，但人若不实行，就是站在分裂的立场上。今天，只有一个立场是不分裂的，就是这个一的立场。你若用真理和人好好交通，至终，人凭着良心也会承认这个立场是对的。读数学的人都知道，二加二的答案是四。同样的，认识真理的人，都知道召会该是一个，而召会在每一个地方上该有合式的出现。许多基督徒都承认，也都知道这是正确的。然而，他们无法作出来，无法实行，只好照着不对的作法，照着他们能作出来的作法实行。

所以，人不愿意实行召会的立场，第一个借口就是认为无法作出来；即然作不出来就放弃了。如同司可福（Scofield）的观点，他认为要等真正的召会产生出来，于是在等那看不见的召会（invisible church）产生出来；那是无法实行的。那是个看不见的召会，是个抽象的召会，现在不用理会，等将来在天上，大家自然都会合一的。

第二，撒但很诡诈，常欺骗人说这不一定作得出来，既使作出来也不一定是。所以，人很容易受骗，认为在道理上可能对，但作得不一定是，就因此受定罪。这就成为不能实行召会立场的第二个借口。第一是作不出来，第二是既使作出来也不一定是。我们都知道，没有一个召会在这个时代是完全的。从召会历史来看，耶路撒冷的召会是不完全的，安提阿、以弗所的召会也不完全。完全或不完全是另一件事，那是相对的，但合一的立场是绝对的。好比人看我的手，现在看是干净的，但医生用显微镜看，却有许多细菌；因此，这是相对的干净。然而，召会合一的立场并不是相对的，乃是绝对的。

召会立场的绝对性

召会的立场是绝对的。我们不能说，召会的完全或不完全是最重要的，所以不要去管立场问题。这是不正确的。我们从新约看见，哥林多召会的确不完全，她在许多面都是混乱、一塌糊涂的，但她还是在哥林多神的召会。（林前一2。）这是绝对的。

从旧约的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，我们看见那些归回的以色列人，有些是以斯拉带回来的，有些是尼希米带回来的。他们的立场是绝对正确，绝对讨神喜悦的；因为在那个立场上，有圣殿的恢复。再看但以理，以他的情形而言，他比众人都属灵；然而，他所在的巴比伦地没有圣殿。在巴比伦可以有个人属灵，但那里没有圣殿，圣殿是在耶路撒

冷这里。虽然那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，有通敌的，也有娶外邦女子的，情形不是很好，但是那个叫神心满意足的殿在这里。我们看见那真正属灵的但以理，虽然没有归回，但他的心是朝向这个地方的；所以，他一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。（但六 10。）但以理并没有说，我们留在巴比伦属灵就够了。我们的确应当属灵，但属灵不能代替正确的立场；但以理是很清楚的例子。但以理是属灵的，那些与以斯拉、尼希米一同归回的人，有许多并不属灵；然而，以立场而论，但以理的立场是不正确的，归回耶路撒冷的人才是在正确的立场上。但以理也知道，所以，他一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。然而，今天一般所谓的属灵人，他们不但不在意正确的立场，还定罪这个立场。这是错误的。

圣殿乃是在主所喜悦的立场上。主耶稣降生，祂的第一次来，并不是在那有属灵人的巴比伦；祂乃是降生在不属灵的人中间，降生在伯利恒，在回耶路撒冷的人中间。若是众人仅仅像但以理一样属灵，一个也不回耶路撒冷，全都留在巴比伦，这样，主耶稣是无法降生的。主的降生乃是借着犹太人，并生在犹太地的耶路撒冷。即便犹太人都属灵，变成在巴比伦的属灵人，主耶稣也不能降生在他们中间。这其中的确有立场的讲究。

那些在台湾有异议的人说我们变成组织，我们是巴比伦了；所以，他们要从巴比伦出来。但那些出去的人彼此合不来，结果分而又分。若是这三、五年里，那一班出去的人，都活在一个灵里，彼此是同心的，我也会对他们起敬意。然而，今天这些人，也不过三、五年的时间，就分了十几处，并且落到一种很可怜的光景里。

史百克的职事反对召会立场

有人问，为什么许多人都跟随史百克弟兄，结果却会有如此分裂的情形？当初我和史弟兄谈话时，曾对史弟兄说，“你这个属灵的职事，我们能接受，但你这个关于立场的见地，我们不能接受。”我说了“接受”后，不料开了一道后门，引来了分裂。一九六二年，史弟兄写了一封很长的信，给马尼拉的一位弟兄，这位弟兄将信复印了许多分。当时有一位弟兄在新加坡得了一分，就转寄给我。我看过后，里头很过不去。史弟兄是一位年长弟兄，他在当面对我谈话时，都是说很好，他和我是一样的。但这封信表达的却完全相反。在信上他批评我们在东方讲了错道理，这个错道理是从弟兄会来的，并且批评我们所站的立场是地方规条。看到这封信，我心里相当过不去，因为史弟兄从没有当面对我讲到这些事。而后，我本想回史弟兄一封信，对他有些题醒和质问，但后来觉得没有多大意义，就作罢了。

等到一九六四年，我到了纽约，正巧史弟兄也到纽约。我们在一位弟兄家一同用饭。饭后谈话的时候，他问我为什么不再邀请他。我从口袋掏出这封信的复印本，请史弟兄读一读。他读了之后，我就问他：“这是不是真的？”他没有办法不承认。我就说，“这分复印本向你解释，我已经不再合式邀请你了。这是你写给一位弟兄的信，为什么我手上会有这复印本？我希望你知道，有人要利用这封信停止我在远东的工作。他们一再的复印这信。这是现今的情形，除非等到情形得着清理，我是不合式再邀请你了。”这话是要史弟兄为那封信负责，他需要清理那个情形。

经过这些事，我们发现史弟兄的职事完全反对召会的立场。其实，自一九五七年在台湾的谈话后，我们就发现史弟兄完全推翻这个立场。我问纽约召会的负责弟兄：若是大家不来在一起，怎么能有身体生活？这是个事实，也是大家都承认的。然而要来在一起，是你到我这里，还是我到你哪里？所以，这就给我们看见，有正确立场的需要。若没有一个正确的立场，我们如何能来在一起；你看你那里对，我看我这里对，结果仍是不一致，无法有身体生活。在台湾，因着史弟兄说，“只要我们都是的主的名里聚集，就有主在我们中间，”就种下不正确的种子，使那些异议者胆敢放肆的作分裂的工作。

我曾经在这点上，和史弟兄交通过。我说，“你去问在天主教里的人，他们也说他们是奉主名聚会。你不能说，天主教的人没有主在他们中间。你听听他们的见证，都不是假的，而是真的。况且，他们也有人确实经历主在他们中间。这你怎么说？”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然而，因着史弟兄在台湾撒了不正确的种子，有不少人受了影响，就不要召会立场了。

异议者说，我们太狭窄，不能和神所有的儿女交通，特别是说我不接受史弟兄。事实上，我没有不接受史弟兄，只不过在关于召会立场的问题上，我们是不同。我们并非什么人都接受，我们连盖恩夫人都接受了。我常告诉圣徒，关于盖恩夫人，特别是在生命一面，在背十字架、为主受苦、牺牲这几方面，我们实在得了盖恩夫人的帮助。然而，若是今天盖恩夫人仍在世上，我们可以请她来么？她的确有她的分量，但我们能请她么？今天有人说，我们不请人来，就是狭窄。我就质问他们，若是今天盖恩夫人在世，该不该请她来？当然不该请她来。因为盖恩夫人虽然有她那一分对的，我们也接受她那一分对的；但若是请她来，会把不对的也带来。这是很清楚的。

我们都知道，在盖恩夫人的传记中，有她在马利亚像前祷告的记载。这证明无论人如何的属灵，你都不能完全信他。像盖恩夫人这么属灵的人，怎么还在天主教里，不从其中出来？怎么她还在马利亚像前祷告？所以，我们的确不能盲目跟随。我们不能认为史弟兄讲属灵，我们就要全数跟随他。我并没有完全拒绝史弟兄的职事，若是拒绝，当初就不会请他来。在请他来以前我们就已经知道，史弟兄对召会立场是有不同的看法。即有不同看法，为什么还要请他呢？因为当时我们相信他不会去摸这个问题。他第一次来，的确没有摸；第二次，他就摸这个问题了。一摸，问题就来了。史弟兄撒下这个种，使我们吃尽苦头，也把一些人害了，害得他们至今成了四散的，没有身体生活，没有召会。一九六五年我从美国回到台湾，处理异议的事。感谢主，是主的怜悯，从那个处置以后，才慢慢把弟兄姊妹带回来。

一九六〇年，我和纽约的负责弟兄谈话时就说，你们没有一定的立场，怎么能有身体生活。这一定的立场，不是说一定要到你们那里去，不到我们这里来，而是要来到一的独一和真正的立场。这点是很重要的。所以那时，纽约的负责弟兄才清楚，也才定了下来，使纽约召会有了一个新的起头。一九六一年，我到纽约，在那

里住了两个多月，辗转的打立场的负担。以后有人告诉我，自一九六〇年来，弟兄们最得帮助的，就是这个立场问题。乃是那时候，才把立场确定了。

这如同开工厂一样，不是理论讲得很好听，工厂就可以开成功。问题是能不能作出货品？人可以把道讲得很好听，但是货作不出来。史弟兄属灵方面的道是不错，但立场却大错，这就叫人作不出东西来。

倪弟兄曾在一九三八、三九年，在史弟兄所在的贵橡（Honor oak）那里住了一年半。回来后，他和我有许多谈话，告诉我贵橡那里的情形，我才清楚史弟兄的道路，和我们的是不一样的。虽然我知道这些，但还不清楚史弟兄是怎么作法。当时我认为虽然史弟兄和我们不一样，但他不至于会反对我们。他第一次来时，的确是如此；然而，他第二次来，就造成难处。因此这几年，我才清楚史弟兄的作法。史弟兄以为自己看见了身体的原则。在某一面，他的确是看见了一点，但他认为虽然看见身体，却不必脱离公会，可以仍留在公会里，和那些爱主的人一同追求，一同往前。这是一面。

第二面，史弟兄愿意在伦敦有一个工作中心，在纽约有一个工作中心，在明尼苏达、洛杉矶，或在香港、曼谷等地，都各有一个工作中心。他不要有地方召会，他要有工作中心。这个工作中心平常由一部分人维持，到了时候，他就去开特会，把附近那些得他帮助的人聚在一起，受他造就。造就完后，那些人再回到原来的公会，在原来的公会里作工，带人属灵。然后，他再到别的工作中心。这是史弟兄的看见，他要在各地建立工作中心。

我们的看见是，我们的工作完全是为了召会，召会乃是神在地方上的彰显。当我们的工作完成时，都是给了召会。若是另设二个工作中心，就完全与我们的看见背道而驰。史弟兄这个人的心并不坏，他并不是要控制什么；这我们能替他作见证。所以，我们不是反对他这个人；我们和他是在看见和作法上不同，这是见地的问题。他认为这样能作出事情，但我们认为这个作不出来。好像我是肯定这样能出货，他是肯定那样能出货。大家不是存心上出问题，而是见地上有不同。

若是史弟兄不过问这个立场的事，我们的门向着他是敞开的；并且我们没有意思要他和我们，一同走这个立场的路。史弟兄就像是一位教授，有他专精之处；我们只盼望他教我们他拿手的那门学科就可以了。我们没有意思要他办学校，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事。然而，他却来干涉我们的行政，并要彻底改掉我们。我们的学校行政是设立地方召会，他的学校行政是设立工作中心，他要改我们就是越线了。因此，我们和他就没有什么相干了。

异议者的难处

说到从我们中间出去的那班异议者，他们的难处，第一，是存心骄傲。他们曾问人：“你看再过十年，天下是谁的？”从这句话就知道，他们的存心的确是骄傲的。第二，他们受到史弟兄的影响，不要召会的立场。第三，他们以为自己是高超的、超越的，所以成立了一个超越同工团，一直拉弟兄姊妹加入他们的团。

分裂的异议者还造谣说，我不能回远东了，只能在美国作工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说我们是巴比伦，并出了一本毁谤的书。书中的观点认为一地一会的原则，在使徒时代是有的，但今天已不能实行，现今的立场，应该是得胜者代表召会。这是不对的。若是得胜者代表召会，请问谁是得胜者？要如何定得胜者的标准？圣经没有一处告诉我们，全召会都是得胜的，也没有一个所谓得胜者召会。那些分裂的人称自己的作法，目的是为了搞分裂。

站住立场，活在灵中

然而，我们清楚看见，第一，我们一定要有确定的立场；第二，要学习活在灵里。这两点缺一不可，因为我们若不学习活在灵里，是根本无法有实际的。此外，我们看见他们所出的报纸，说到他们只要基督，不要人意，不要人工。那么请问，他们在我们聚会前，到会所门口拉人，这不是人意，不是人工么？他们若真正在灵里跟随主，就该让圣徒的良心自由辨别。对的，圣徒自然会跟随；不对的，就不会跟随。他们对人说，召会聚会所变成人意组织了，所以要人到他们那里聚会。这是什么工作？

这些分裂者曾亲自对我说，他们对召会、对工作、对我在工作上的带领，都没有问题，对权柄也没有问题。然而，一旦我们停下他们的工作，他们就指控我们变成组织。

一位服事弹琴的姊妹，有一天被请去和他们聚会。当时她不是太清楚，等去看过之后，里面反而清楚，不能再去了。纵使他们用各种方法邀请，她里面很明白，不仅弟兄们说不要去，她自己也从主得着话语，觉得不要再去了，不要和这些分裂有分。所以，不活在灵里，只讲外面的道是没有用的；同时，也一定没有果子，不会结果子。

我们观察出，现今所谓的公会和宗派，都有他们各自特别的点；撒但就用这些特别的点产生分裂，拦阻基督身体的工作。然而，在正确立场上的召会，没有这种特别的点。洛杉矶召会没有什么特别的点，旧金山召会也没有。若是人得救了，他们只单单叫人爱主，走主这条路，此外没有什么其他要求要人就范。然而，许多公会和宗派他们那些特别的点，叫人进不来。

比方，有些灵恩运动的团体，非要人又跳又叫不可，这就叫人很难跟随。这也正是他们难处的所在。今天基督教里的各公会，都有他们特别的点，要人遵行；而我们是普遍的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点。结果，他们反而倒过来说我们狭窄；这实在是诡诈。

再以灵恩运动为例，他们一定要人跟随他们的那一套作法，但我们不能要。我们只是来在一起，简单的爱主。我们是这样的普遍，他们却要我们狭窄。实在说，我们确实是普遍的，因为我们甚至没有反对说方言，只不过我们并不推动说方言。他们不能放下他们的主张，非要人跟随那一套不可；但我们不要任何特别的东西，我们只要基督。今天，很少基督徒不要基督以外的任何东西，但他们却反过来定罪我们。因此，我们所走的就成了一条窄路。

第二章 按着神的命令与渴望，在一的立场上聚集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寻求正确的路，作为召会而聚集

基督是独一的元首，有独一的身体，就是召会。（弗一 22~23。）一个头不能有一个以上的身体。召会即是一个，就不能分裂。这个认识是基本的，并且极为关键。召会可比作月亮。月亮是独一的。美国的月亮和中国的月亮是同一个，中国的月亮和英国的月亮也相同。同样的，召会是独一的。然而，照当前的情形看，召会已经分裂了。因这缘故，我们才会有许多公会。这就如同说，有“长老会月亮”、“浸信会月亮”、“循道会月亮”。按真理而言，这种情形完全错误，远离神的定旨。因此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不可盲目的跟随当前分裂的情形，以公会的方式与基督徒聚集，也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。（来十 25。）反之，我们必须找出聚集的正路。我们若没有正路可以聚集，就无法为着我们内里的生命接受合式生命供应，或合式的滋养。所以，我们前面有这三个因素：真理；当前分裂的情形；以及我们的需要，就是得着生命供应、从肢体而来的帮助、与身体的保护。

不以正路聚集是不正常的。我们可以将这事比作一个青年人考虑要去那里读大学。他可能觉得某所大学是错误的，第二、第三所大学也不对。结果，他可能没有在任何一所大学就读。他可能认为自己没有进入错误的大学是好事，但他若没有去读大学，他就错了，他会浪费应该读书的那四年。同样的原则，有些基督徒四处周游，清楚知道他们不该去那里聚会，却从未找着正确的聚集之处。甚至在混乱和分裂的情形中，我们也必须有路解决这问题。

旧约中回到一的正确立场上的预表

我们要找着正确的路，就必须回到圣经中的真理。旧约有召会的预表，新约有召会的实例。以色列人初进美地时，他们是一。任何生在以色列的人都与那里其余的人是一。然而，至终情形改变了。许多人成为俘虏，被迁徙离开，主要是到埃及、亚述和巴比伦去。这时，他们分开、分裂了。直到满了七十年，主进来吩咐他们，要回到他们列祖之地，回到耶路撒冷，也就是回到一的立场上。（拉一 3, 5。）

然而，这预表清楚告诉我们，并非所有的百姓都听从神的话，回到耶路撒冷。至终，只有少数的人归回。大多数的犹太人留在巴比伦。那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光景软弱，但他们的位置、地位、和立场是正确的。殿是借着他们才得恢复；殿的恢复不是因他们光景较好、人数众多，而是因他们在正确的立场上。此外，主耶稣至终就是从这少数人中出生。假定以色列人没有归回耶路撒冷，全部留在外邦世界。他们可能说，“神即是灵，祂就无所不在。祂在美地，也在巴比伦。问题不在于地点，乃在于真心。只要我们诚心敬拜神，事奉祂，弃绝一切罪恶之事，我们无论在那里，都是对的。”然而，这并不正确。若是如此，主耶稣就无法按着弥迦书五章二节的预言，生在伯利恒。

尽管归回的人光景软弱，人数很少，但主第一次来临的预言，是借着他们并在他们中间才得应验的。这不是光景问题，而是地位问题。不论但以理的光景多好、多属灵，他在所处之地无法直接成就神的定旨。此外，但以理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他一日三次祷告，

为使神被掳的百姓能归回圣地和圣城，以建造神的圣殿。（但六 10，九 2 下，王上八 48。）这是一幅清楚的图画，描绘在衰败、堕落、混乱的时期中，我们需要归回正确的地位。

那时，有人可能说，“我们有许多好同胞仍在巴比伦。我们怎能撇下他们？他们可能会被我们绊跌。谁要照顾他们？”这是人的思想，不是神的思想。神的思想乃是，我们需要回到正确的立场。我们应该先顾到的是主的旨意，而非分裂中的人。我们不该考虑人是否会被绊跌，乃该考虑神的定旨是否受挫。以斯拉、尼希米、和随同他们的人，并不在意人的想法。尽管仇敌尽所能的拦阻归回的人，以斯拉和尼希米仍然勇敢的胜过了拦阻，恢复了圣殿和圣城。这恢复得以完成，主要是因着归回之人的地位，而非因着他们的光景。

跟随主的带领，与追求祂的人在一的立场上聚集

在保罗写提摩太前后书时，召会已经在堕落的光景之中。因此，保罗告诉提摩太，要“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，竭力追求”。（提后二 22。）我们不能走多数人所走的路。反之，我们必须同那些在正确立场上寻求主的人往前。在堕落的光景中，仍有一条路能顾到主的旨意。我们没有能力照顾多数人。真正得救的人有千千万万，但我们无法顾到他们众人，主也没有要求我们如此行。然而，祂的确要求我们中间的人继续往前，为着祂的旨意。我们必须清楚神要我们作什么。按照圣经，我们必须与寻求主的圣徒一同往前。在堕落和混乱的光景中，神没有要求我们顾到各种情形。我们无法顾到全部千千万万的基督徒。我们太微小了，不足以作这事。反之，我们应该谦卑，并认识主要求我们作什么。

一九四九年我到台湾时，所站的也是这个立场。人来问我说，我们为何不去接触那些公会中的人，并教导他们。我说，“你若有负担，你可以去作。我就是没有这负担，主也没有要我作这事。我没有能力顾到这一切公会。反之，我完全被神给我的托付占有。”那时我很清楚，神将少数人和我聚集在一起，我必须谦卑并忠信的，与他们一同跟随主往前。有些传教士也问我是否要加入他们。我也是告诉他们，我没有从主领受这样的带领。我从主领受的带领，乃是与我们中间的弟兄们一同往前。

这样，我们没有浪费我们的时间；因为我们有聚集的正路，我们也得着许多滋养。之后，主带领我到美国，对于我该作什么，祂的带领也非常清楚。从那时起，我就一直与众召会一同聚集。聚集的正路乃是我们属灵的家、我们的保护、和我们得供应的源头。

我们没有能力顾到所有的基督徒。我们已蒙光照，看见我们不该到公会去。各公会的立场并非一的独一立场。浸信会是建造在受浸的立场上，长老会是建造在长老治会的立场上。这些公会都是建造在不同且分裂的立场上。按着我们多年的经历和研究，我们已经看见，在今天堕落的光景中，聚集的独一正路乃是在一的正确立场上与圣徒同聚。

不顾分裂的光景，只接受主的命令，回到正确的立场

一般的立场，就是一的立场，已经因分裂而失去并损坏了，但现今我们必须回到这原初的立场。我们这些基督徒是神的儿女，是基督的肢体，必须在一的独一立场上是一。既使我们微小又软弱，因我们站在一的立场上，我们的地位就是正确的。我们若回到一

的立场上聚集，就会享受主和祂的祝福。（诗一三三。）至于其他没有这负担的人，我们没有能力顾到他们。他们是否会来到一的立场上，是他们的事，不是我们的事。古时以斯拉、尼希米、和其余的人回到他们列祖所在的立场，但有更多人仍留在巴比伦。然而，那是他们的选择。同样的，我们不能对那些没有回到正确立场上的人作什么。我们只能将他们交在神的手中。此外，神没有要求我们作进一步的事。祂只要我们众人都接受祂的话，回到一的立场上。今天是在堕落光景之下混乱的日子。在这样的日子里，神没有要我们顾到混乱，但祂的确要我们回到一的立场上，背负我们自己的责任，一同聚集并事奉祂。别人是否也回来，是在于他们。

以色列人分裂之前，他们全都一同在美地上。一个人生下来，立刻就与所有其他人联合，因为大家都在一处。他们分裂，被掳到巴比伦之后，主给他们命令，要他们归回耶路撒冷，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回来。这时，人若与在巴比伦的人联合，就与在耶路撒冷的人分开。今天也是一样。在分裂和混乱的光景之下，问题不在于实际的与主其余的众儿女联合；问题乃在于接受主的命令，回到正确的立场上。在当前堕落的光景中，主的旨意是要我们回到一的原初立场上。

忠于主所给我们看见的

我们众人都生在堕落和混乱的光景中。然而，我们不能在此光景中继续徘徊。反之，我们必须学知神的旨意为何。人可能说我们太狭窄，或只顾自己。然而，我们不能以为自己很伟大，可以顾到千万的人。有人可能试着要将所有的基督徒聚集起来，但他们无法作成这事。反之，我们需要谦卑，简单的找出主要求并渴望我们作的是什么；我们必须对此忠信。这就够了。我们应该将千千万万公会的信徒交在主手中。我们没到足以顾到他们众人。

我们需要祷告，认识主要我们作什么，我们必须对此忠信。然后我们就能有平安，在我，属灵的家，就是身体生活里聚集，有身体的保护和生命的供应。我们无法实际的与圣徒联合；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有分裂存在。今日的光景不如原初的光景，对此我们不能作什么。我们只需要照着主所给我们看见的往前，并对此忠信。这样，我们会享受主的同在。这就够了；这也是在今日难处中往前的路。有人可能问说，“我们比别人好么？他们岂不是比我们更属灵么？”这就如同问：那些归回耶路撒冷的人，比留在巴比伦的人更好或更差？这样问会使情形复杂化。反之，我们只需要作主所命令我们作的，就能使情形单纯化。主的命令乃是要我们归回一的正确立场。

要享受并彰显基督，在一的立场上的身体生活是必需的

要我们加入任何公会或自由团体，我们没有平安；但这并不是说，我们什么都不该作。什么都不作是不对的。我们需要主的怜悯。我们的中心焦点是基督，不是召会或召会的立场。然而，我们要正确且充分的享受基督并彰显祂，就必须有召会；我们要有召会，就必须有召会的正确立场。我们可以将这事比作供应早餐。我们不是将盘子供应人，而是将蛋、煎饼、和各样食物供应他们；但我们要供应，就需要有盘子和桌子作正确的“立场”，才能将食物置于其上。有人可能说，“我要蛋，不要盘子和桌子，”但我们要将蛋放在哪里呢？同样的，有些自称属灵的人说，“不要谈召会的立场。只要我们认识基督，被基督充满，为祂而活并彰显祂，这就够好了。”这听起来可能很好，但不实际。我们要供应“早餐”，就需要“盘子和桌子”，作为摆设早餐的正确地方，正确立场。

我们的中心焦点乃是基督作我们的一切；但我们要享受基督并彰显祂，就需要召会生活；而我们要有召会生活，就需要正确的立场。我们若没有正确的立场，怎能来在一起过身体生活？我们每个人都各自到公会或自由团体里去，就无法享受身体生活。这样的建议等于白说。这不实际，也无法作成。我们要有身体生活，众人就必须来在一起，不照着咱们个别的领会到这地方或那地方去，而是到一的正确立场上来。

仇敌的争斗是要反对正确的召会生活

一切针对我们的攻击，都是由于我们强调身体生活的实行，以及召会的建造；这攻击从前是如此，现在仍是如此。仇敌尽所能的与此争战。只因我强调这事，这些年来，仇敌破坏我的名誉，散布关于我的虚假谣言。倘若我们忘掉召会，仅仅以一般的方式传扬福音并帮助基督徒，我们就会处处受人欢迎和赞美。但我们若站住召会的立场，就会受逼迫。倘若我们的所在地有正确建造的召会，许多人会得救、受保护、得滋养，但我们仍会遭毁谤、被攻击；这并不是因为恶事，而是因为我们站住召会的立场。这是仇敌的狡计。仇敌不同意我们有正确建造的召会。反之，他一直在争斗，要阻挠召会。（太十六 18。）

需要解决召会实行的问题

一个寻求的信徒去天主教、任何公会、甚至自由团体，都不会有平安。他到处徘徊，这周在一处，下周到另一处，也不会有平安。因此，身为基督徒，他在交通和聚集的事上该作什么？关于召会生活，他必须作正确的选择。然而，魔鬼很狡猾，他正在阻挠召会的建造。近二十个世纪过去了，召会仍未正确、充分的建造起来。主所渴望的，乃是建成的殿，而非一堆石头。石头若只是美丽并裁切得好，虽适于展示，却无益于建造。主乃是要我们同被建造。（彼前二 5。）

我们若没有解决召会立场这件事，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就无法安定，反而会继续徘徊。只有当我们来到一的立场上，我们才安顿下来，不再徘徊。此外，只有当我们学习活在灵里，操练我们的灵接触主时，我们才会真正属灵。无论我们谈论属灵有多少，听过多少属灵的信息，我们若没有活在灵里，不知道如何操练我们的灵接触主，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属灵。这两件事极其重要——在正确立场上，以及在灵里。

问：倘若我明白身体生活的原则，但没有很强的信念或异象，是不是应该等一等，才走召会的路？

答：我们可将这事比作传福音给不信者。未得救者可能说，“我明白你们所传的，但我必须等一等才能信，因为我还没有强烈的信念。”我们不该鼓励他等到有更强烈的信念。最好是告诉他，要简单的接受福音；这样，他就会看见这是正确的。同样的原则也可应用在召会生活的实行上。等候并没有帮助。俗语说，“夜长梦多。”换句话说，人越等待问题解决，问题就越多。减少作梦的路在于缩短夜晚。人若要等到自己有了信念，就只会作更多的“梦”，但他若接受并实行真理，就会看得清楚。

要清楚关于召会生活的事，需要正确的动机

问：我有负担仅仅和一班为数不多、软弱的信徒聚集，为要给他们一些帮助。这样对么？

答：倘若某弟兄有这种负担，他该忠信的去作，向着主有单纯的动机；但他若没有从主来的托付，只是照着自己的考量往前，他就不容易清楚自己的负担。然而，主可能仍会引导他。一旦他进到当前分裂和混乱的光景中，就会看见那里悲惨的情形。这会使他清楚，他必须放弃他的路。我们可以用开车前往目的地为例，来说明这事。人若认为自己知道正确的路，他就该走那条路，至终，他会发现他的路是正确。然而，他若因害怕走错方向，而那里也不去，他就永远无法学知正确的路。人的动机若不纯洁，那又是另一个问题；但人若有纯洁的动机，就必须照此随主往前。这样，他就会学知自己的负担是对是错。倘若他真有纯洁的动机，一旦他发觉自己的路不对，就会放弃；当他发现正确的路时，也会付任何代价走上去。

然而，有一个问题是，某人可能发现自己的路是错的，却仍继续行在其中，因为他已经倾向如此行。另一个问题是，他可能发现正确的路，却因怕付代价而不敢走。这两种情形都指明，他的动机并不纯洁。人若真有纯洁的动机，就会发现自己的路是否正确。路若是错的，他就会放下；路若是对的，他就会不惜代价走上去。要看得清楚，惟一的路就是以纯洁的动机忠信的往前。

我看过许多人徘徊，从来没有清楚过，他们说，“我知道公会是错误的，但我也无法证明你们是对的；因此，我什么也不能作。”他们这样是浪费了自己的一生。我们是主的儿女，需要团体的在身体里事奉祂，而非单独的事奉。因此，我们必须与别人一同聚集并事奉。我们不能到天主教、公会、或自由团体去，也不能继续徘徊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带着纯洁的动机往前。这样，我们就会清楚关乎召会生活的事。这事主要不在于明白，乃在于动机。

正确的领导，从那些在正确立场上并在灵里聚集的人中间兴起

问：我们在召会中，如何能有正确的领导？

答：无论那里有正确的聚集，就需要有领导。然而，这是相对的事，不是绝对的事。召会不是属世的，像社交组织一样。反之，召会是属天的，是一班得救的人，学习活在灵里。我们若向主和彼此忠信，在正确的立场上并在灵里，在主的名里来在一起聚集，祂就会与我们同在，也会逐渐的兴起正确的领导。

我恳求你们，慎重的将我们所交递的事带到主面前。我们无法躲避实行的召会生活这件事。反之，我们必须有正确的聚集，作为我们所在之地属灵的家。

第三章 召会的立场与接纳的原则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在合一的立场上接纳圣徒

根据圣经，召会的设立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一地一会。（多一 5，徒十四 23。）这原则是个很厉害的保障，叫人无法随便再分会。我们必须敬重并尊重这个原则，且站在一地一会的合一立场上。只要你是个基督徒，就必须站在这立场上。

有些圣徒在公会里，不肯到我们这里聚会，这事由不得我们，只能听凭他们。不过，若有机会和他们交通，那是好的。在我们与他们的交通中，要清楚我们的立场和他们的光景；与他们往来，却不要受他们影响。他们对我们若有真实属灵的帮助，我们应该接受。若是他们在我们中间制造问题，要我们投进宗派里，我们不能受其影响。这往来之间是有分寸的。

在接纳圣徒的事上，我们要按照真理，（罗十四 1，3，十五 7，）绝不能因着人在公会里聚会而轻看、批评他们，甚至连公会都不要批评。不要以为我们是站在合一的立场上，或是我们的聚会比较好，就拉他们来聚会。若是他们蒙主恩典，看见我们的路是正确的，而愿意与我们一同聚会，我们欢迎他们。若是他们在看见这条路之先，偶尔要来与我们一同擘饼，我们也不拒绝。我们接纳他们，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，是我们的弟兄姊妹。即使是天主教里的神父，是真正得救的，穿着神父袍到我们中间聚会，我们也接纳他。若是我们要求他必须先脱掉神父袍，才接纳他，我们就会变成宗派。只要他是得救的，就可以和我们一同聚会。之后他是否继续来，那是他的事。我们可以和他谈话、交通，但是不要有个存心拉他来聚会。如果他认为是主带领他来，这是最好不过的。我们不要强求、勉强人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是拒绝他所属的那个会及其组织，但他这个人本身，我们并不拒绝。另一面，我们不会去拉他来聚会。这是我们所持守的态度。

召会的性质是普通

此外，普通是我们的性质，这个性质不能失去。比如，一位天主教的神父，穿着神父袍来聚会，我们并不拒绝；然而，他若在圣徒中传讲穿神父袍这事，我们就不能赞同，因这会把我们弄成天主教。一特别了，我们就会变成宗派。又比如，有的人说方言，我们不会劝他一定要停止说方言，我们才接纳他；但是他到我们这里来，不能专搞说方言这件事，因为那会使我们变成方言会。我们不是一班特殊的基督徒，我们乃是一班最普通的基督徒。我们没有特点，乃是平常而普通的。

没有人可以将他的特点带来，使我们那个普通的性质失去。例如，我不反对姊妹蒙头，但若有人强调大家都得蒙头，不蒙头不可以，这就变成一个规条，我们不能赞同。换句话说，在我们中间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如传福音、属灵、带人得救等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。然而，若有人要作些特别的事，我们不能赞同。这并不表示我们拒绝他那个人，我们乃是拒绝他所强调的那件事。

已过在洛杉矶，有灵恩运动的人来参加我们的聚会。他们想在聚会中摇铃鼓，我们劝他们在自己家里作就好，不要将这个带到聚会里来。之后，他们很不高兴，就不来聚会了。这不是我们拒绝他们，而是他们自己要摇铃鼓，要特别；因此他们不来，我们没有责任。我们无法接受这个特别；这点盼望我们都要清楚。

另一面，这样的人可能会回头定罪我们，说我们也是宗派，因为我们不让他们摇铃鼓。这样的定罪我们无法接受，因为这个定罪不准确，这个说法也不公道。在召会中，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摇铃鼓的事；这很可能在召会中造成分立。因此，我们无法接受任何的特别。召会的性质就是普通，不能特别。这是一个真理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表面看，摇铃鼓和弹琴可能差不多，不一定是罪；但今天对一般人而言，弹琴是普通的，摇铃鼓却是特别的。当人把摇铃鼓带进召会生活，我们就会变成特别的。一特别，那些普通的就不来了。请记住，我们是普通的召会，仅仅是普通圣徒们的召会。

关于接纳的事

关于接纳的事，弟兄会的作法是这样：若是有人要和他们一同擘饼，总得先和他们接触、认识，然后经过介绍，才接纳那个人。若是没有经过介绍，即使是他们认识的人，也不会让他擘饼。他们会请他坐在后面，而且不能擘饼。这个作风在西方的英国、加拿大、美国这三个国家是很出名的。凡是有追求的人都知道这事；这绊跌了許多人。

已往，我们在东方有“接纳书”的实行，但是在西方我们不能照着作。我们一办接纳书，他们就会认为我们是弟兄会。实在说，我们的接纳和弟兄会不一样；但人都不喜欢这个手续，所以对使用接纳书，就起了厉害的反感。现在，这接纳书不能用了。

从前，我们在执行接纳上也不一致，有的地方实行得太过，就会伤人。有位弟兄，他年轻时到某处召会擘饼，因着他还没有经过接纳，就有人坐到他旁边，等着饼杯传到他面前，立既把饼杯拿走。这种作法大大的伤了他。此后几十年，他离开了召会生活，到末了才转回。这实在是个亏损。当然，现在台湾的作法都改变了。

现今我们到美国，更要变通作法。我们还得接纳，不过不是硬性、没有智慧的作。表面上，我们并没有接纳的手续，因为一题到接纳书，西方人会以为这是弟兄会，立刻就避开了。在中国受弟兄会背景影响的人较少，但在西方国家受影响的较普遍；所以，这个作法不能用。正如医生给人治病，一种药方无法把病菌杀死，就得换另外的药方。因此，我们要学着变通作法。

主的恢复来到西方，在起头的时候，是个中国人较多的聚会。然而，即使是本地华侨，只要他没有心，他就不会来我们的聚会。因此，凡是来的，若是已经得救，就必定是有心追求的。所以，他即是神的儿女，又有心追求，我们自然可放心让他擘饼。如果有一个非基督徒，来我们中间参加擘饼聚会，我们可以让他和我们一起

聚会，但是请他先不要有分于饼和杯。这样，就不会伤了他。另一面，若是一个信徒来聚会，我们要先让他擘饼。等聚会后，就要立既找他交通，关心他。借着这样的交通，就能晓得他的心愿，和他属灵的光景。在交通里，不要给人有第一次来就得办手续的印象。那样作太规条了。我们可以和他交通，盼望他下次再来。尔后，他来了几次，自然就会进到召会里。那时，要办什么手续都可以了；这是自然而不呆板的。这样，手续是办了，却不给人一个印象，以为我们有什么规条，同时也不伤人。总之，我们必须与新来的人有交通，不能放任他们不管。

在这事上，大家都得受训练，不要等召会安排。若是在聚会中，你旁边正好坐着一位新来的人，可以主动关心他是否得救了，问问他的姓名；之后，可以谈到他的职业、住所，或是在什么情况下来到聚会里等。这就是交通，而不是手续。经过这样自然的谈话后，可邀请他下次再来。等他再来时，就再与他交通。慢慢的，他越来越就越有味道，也越来越进入。再过三、四周，就可帮他办个手续，在召会里留个记录。在这事上，我们没有任何规条。这是为着适应当前的环境。

除了在接纳的事上之外，在别的事上，我们也要学习适应当前的环境。如果我们不能适应环境，就会受亏损。比如，我们在加拿大，操练讲英语，是为要适应环境，使我们能顾到本地的加拿大人。若是有加拿大人来到我们中间，我们还是唱中国诗，讲中国话，不理睬他们，这就不是适应环境，而把工作作死了。在加拿大我们就得操练用英语谈话、唱诗；我们这样适应环境，就会得着益处。

此外，我们若是和加拿大人谈话、交通，可以采用他们的方法，而不要坚持保有东方的色彩。他们在这里如何交通，我们也和他们一样的交通。好比我们在中国用餐，是使用中式餐具，但是到了西方，就可以换作西式餐具。不只在召会中如此，甚至我们出去作事情，也得适应环境。能适应环境，事情就容易作；不仅找事容易，作事情也有利。若坚持东方的样子，会寸步难行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适应环境；至终就会达到我们所要的结果。

以洛杉矶召会为例，表面上没有接纳这个名称，却有接纳的事实，并且那个接纳的结果相当清楚。比方，洛杉矶召会有一种所谓的“交通事奉卡”。每位弟兄姊妹都必须填写，包括家庭成员、年龄、地址、电话号码、职业、得救年月日、以及事奉项目等。然而，这个填写却不会给人有“办手续”的不好感觉。到末了，还能完成接纳的手续，但是却不伤人；这是对的。我们不是放任的什么都不必经过介绍，而是用交通的方式，灵活的适应当下的环境。

关于弟兄们在加拿大的工作

说到弟兄们在加拿大作工，就如作衣服一样，若是作好了再修改就难了。倒不如等学会了作衣服的工夫，再来作衣服就容易多了。所以，千万不要急；即然主把你们带到加拿大，就要好好往前。你们到加拿大人中间，不必积极的拉他们，但也不要拒绝他们；却要尽力适应他们的环境，让他们进来。或许两三年后，主会加进

几位老练的弟兄，那时候时机可能就成熟了，可以有所发展。所以不要急，以后是很有工可作的。

现在的重点是，不要积极去得公会的弟兄姊妹，只要仰望主，为他们祷告。另一面，不要拒绝他们，要让主作工，并要积极的帮助他们，与他们交通。若是他们来到召会生活中，我们不能太倚靠他们；因为他们虽然有心，但毕竟他们还在基督教的影响下。在这事上，我们要智慧，但不要完全拒绝他们。若是他们站起来作见证，要让他们作；若是他们不起来作见证，也不必特别鼓励。正确的路乃是我们要积极往前，好让他们跟随。我们若是倚靠他们，渐渐的会被他们同化，而回到基督教的老路上；这是不可以的。

所以，弟兄们应该积极操练祷读，并适应环境，好把新人带进来。最终，基督教的老东西就会被关在门外。洛杉矶召会完全是个“改造炉”，所有基督教的东西，一到那里，就统统化掉了，原样都没有了。在那里有好几位弟兄，他们来到洛杉矶召会之前，还是牧师，是读过神学，作传道的，现在都不作了。可以说，美国的工作，特别是在洛杉矶，完全是主自己作的；那是主起的头，但那个起头并不容易，不像温哥华，几乎都是现成的。|盼望你们都看重祷读，若是没有祷读，圣徒就不知道聚会该如何进行。对圣徒来说，祷读是又新又活的路，这给他们的印象深刻。

洛杉矶召会的见证

主在洛杉矶召会所作的，实在超乎圣徒所能料想的。一九六二年，当我清楚主要我留在美国之后，就打电话给张宜纶弟兄；然后，我就来到洛杉矶。年底，在那里有十天的聚会，每天都是用英语释放信息，几乎不讲华语。与会的美国人是中国人的两倍之多，主开了他们的眼睛，看见基督教的老旧，而转到主的恢复。那个转是一个厉害的转，主的工作因此势如破竹的展开。

值得一题的是，洛杉矶召会的起头，是借着一个传一个的方式将人带进来的。例如，一九六二年底，在那十天的聚会里，带进一位在美国生长的华侨。有一天早晨，他灵里火热，觉得主有负担要作些事。于是他问主要作什么，之后就去上班了。到了上班的地方，车子停好后，他看见前头有一位美国青年在等红绿灯，准备要过街。他里头有声音对他说，“去接触他。”他立既跑向前去，看见那人手里拿着“正常基督徒的生活”这本书。于是告诉那人这本书的作者有一个同工，现今正在这城里开特会讲道。那人立刻把地址留下，随后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并且带了一群青年人来，都是二十几岁左右。他们在原本的团体里都是领头的，之后统统转到我们中间，个个都很有服事，其中几位后来成为主非常有用的器皿。

许多人是因着倪弟兄的书，转到主的恢复中。有些小团体的圣徒，甚至把倪弟兄的书当作教科书读。借着圣徒们的接触，许多这样的小团体就向我们敞开了。现在，在美国会邀请我们的人，都是那些素有追求的。这些人身上，都有主所作预备的工，以后经过我们的接触，他们就被带到主的恢复里。

关于召会实行的问答

问：假定有圣徒从公会出来，到我们中间聚会，那些出来的人，也许会被公会里的人质问，为何要到我们这里来？然后，他们也许会转问我们。这该如何回答？

答：对于题出这类问题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和他们辩论，只要向他们作见证。我们可以告诉他们：“是主开了我的眼睛，叫我看见那个会是一个分派。基督徒应该只有一个召会，不能分任何的会。这样的分会是不合乎主的心意，所以，我就脱开了，但我并没有和你们这些人脱开。你们仍是我可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心里还是爱你们，和你们一样有来往。不过，我不愿意有分于这个会。”你们同时要预备好，因着他们要脱离原先的会，必会招来许多定罪。

另一面，我们不该因为怕公会里的人批评，就拒绝人到我们中间聚会。这是不对的。凡是主里的弟兄姊妹，不论他是长老会或浸信会的，都是神家里的儿女，只要他来，我们就得接纳他。既使别人批评我们，我们也要接纳，因为我们是一个普通的召会。我们不能因怕批评，而不接纳人；但我们也不去拖人、拉人进来。

表面上，也许人不喜欢我们，但事后他若冷静想一想，必定会觉得我们是对的。已过，在中国的召会生活中，我们曾见过这样的见证。有的牧师、传道人、或公会里的负责人，表面上反对我们，但是等到他的亲戚、亲属真正需要救恩时，他还是会从良心里说，“你到那个召会去罢，你真正要跟从主，就到那里去。”这就是一个见证。

我们不该分派别接纳圣徒，只要是在主里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得接纳。一不接纳，我们就变成特别了；一接纳，就不特别。因此，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普通的点。这是我们合一的因素。这个因素关系重大，祝福在这里，我们的话语强也在这里。这些年间，人和我们打召会立场的仗，到末了，他们都站不住脚，个个都辞穷了。甚至他们的良心，也赞同我们是对的。这是一个事实。所以，我们必须站立得稳。

问：若是我到某地，那里只有公会，没有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要怎么作？可以参加他们的主日擘饼聚会么？

答：你若是存心去参加、加入他们，那就错了。我们不要有分于他们的组织。如果他们对你有真实的帮助，你可以接受，但不要参加他们的组织。认真说，你不是为了得帮助参加那个聚会。同时，你那样去，会给别人一个印象，那个印象所带来的损失，远比你得的益处还要多；这实在是得不偿失。

另一面，无论如何你还得传福音带人得救。只要有一个人得救，你们就有两位弟兄，就可以聚会了。你们再一同祷告，传福音得人，就有三个人。之后，三个会变成四个，四个再逐渐变成十个。至终，你们那个地方，就有一个站住立场的聚会了。以后，若再有一位新来的弟兄，打听此地已经有一个站住立场的聚会，他就可以加入聚会。这样作很简单，也很有效果。我们一定要带圣徒认识到这个地步，这是一个属灵的教育。

从前，我们在这点上的带领比较弱，有好些圣徒到了美国，因着他们所在的地方没有主恢复的见证，就到公会去。他们里面不够刚强，属灵上也弱，久而久之，

因着人情关系就丢失了。我们因此丢失不少弟兄姊妹；现在，我们得积极强调这个点。

以温哥华为例，若没有一个强的聚会兴起来，就会丢失许多弟兄姊妹。因为在东方，香港召会靠着主的恩典，得着了好些从温哥华去的弟兄姊妹。若是他们回到温哥华，而那里没有好的聚会，就会如同把水倒回地里一般。所以，当务之急就是要快快兴起聚会，并且要刚强、丰富。这样，圣徒们从东方回到那里，才能被托住。就如现今的洛杉矶和旧金山召会，人只要到了那里，就绝不会丢失。

总之，你到一个地方，首先要调查有无在地方立场上的聚会。若有，就不能再另立一个聚会，必须和他们合在一起。若是没有，就得靠着主的恩典传福音。很奇妙，这样借着传福音得的人，长进得更快。我很少看见一个新起头的地方，像温哥华这样容易。在这里，人似乎都是自己送上门来的。因此，弟兄们不要怕，不要倚靠牧师讲道，要忘掉这个老旧的作法。我们有基督，也会祷读主的话，就什么都不用担心；任何聚会，都可以带圣徒祷读。

问：有的圣徒在此地结婚，为了取得合法的结婚证书，就找公会牧师为他们证婚。之后，因着牧师的帮忙，碍于人情，不知要到那里聚会。对于这件事，我们该如何帮助他们？

答：在这事上，需要有人去查加拿大的法律，了解怎样的人有资格证婚，使结婚证书生效。另一面，我们可以告诉加国政府的主办单位，我们是一班从中国来的基督徒，是在任何宗派之外，自己出来聚会的；因此，我们不愿意由牧师证婚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除了公会里的牧师，‘还有什么人可以证婚？对这类的问题，美国洛杉矶政府是这样回答的：“你们中间的负责人或领头人，可以向政府登记，申请一个执照。这样，你们的负责人就具有证婚的资格。当他为人证婚时，就在他的签字底下，写上执照的号码，这样结婚证书就生效了。”所以现在在洛杉矶这里，有弟兄可以作证婚这件事。这是第一种可能的作法，主办单位也许会这样回答你们。

第二，主办单位可能会说，你们可以去公证结婚。若是这样，就简单多了。圣徒们经过公证结婚，取得合法的证书后，弟兄姊妹再为他们祷告、祝福，让他们在主面前结婚。一面他们是到政府、法律跟前公证结婚，这具有合法性；另一面，弟兄姊妹们来在一起，为他们祷告，一同唱诗，欢喜快乐，让他们在主面前结婚，那也很好。

可以说，公证结婚是最好的方式，因为是按照法律办理。在召会方面，众圣徒聚在一起，他们在主面前结婚，众人诚心的为他们祷告，一同欢喜快乐，并把他们奉献给主；这是最好不过的。然而，有的弟兄姊妹较为软弱，非要基督教的仪式不可。这时，我们不可硬性坚持不能到公会结婚。在这事上，我们不要定罪或革除人。当然，若明显是罪恶的事，我们不能妥协。比如，有人确实有偷盗的罪，我们就不能妥协，而要劝他悔改。然而，有人要到公会结婚这类的事，我们就不需要定罪。这是一个原则，我们不赞成个作法，但也不定罪。在这些事上，要运用智慧，不要作成规条，以免引起争论。我们总要带领圣徒往积极的方面去。

问：我们的聚会不少，主日早上有大人和儿童的成全聚会，晚上有擘饼聚会，但总感觉主日聚会很沉重。

答：聚会中，要学习祷读主的话，不要太倚靠讲道。若是聚会从十一点开始，最好十点半以前，祷读的章节就写在黑板上。谁来得早，谁就先祷读进入，不必等人。可以说，谁先来谁就先“吃”。直到十一点聚会开始，既使先来的人差不多都吃过了，仍然可以带圣徒们再把经节祷读一遍。借着这样读读祷祷，我们就能不倚靠讲道。许多时候，讲道只是为着填时间。我们不反对讲道，但我们也得承认，只有少数弟兄是真实从主领受托付，尽话语职事的。若是三个月，或者半年、一年，这样的弟兄能给圣徒们几篇话语，那实在是有帮助。这就是真正的话语职事，而不是为着填补时间。主日上午的聚会，若是用讲道填空，这种话语是不必要的。

现在，祷读对我们实在是大有益处。当我们操练灵祷读时，就会发现越祷读越有话，是祷读不完的。因此，不要怕不知道如何聚会，聚会中一祷读就丰富了。若是祷读，再加上祷唱，那是更好。认真说，聚会中又祷读，又祷唱，既使是一个半钟头也不够用；这对圣徒而言是新鲜的。其次，这样的作法不是呆板的。当圣徒们祷读到一个程度，某位弟兄有了见证，就可以起来作见证。另一位弟兄有话语，也可以起来供应一点话语。这样的说话，就是新鲜而有内容的，并不是为着填空。

祷读对我们实在是一大拯救。已过，我们来到祷告聚会，是灵里死沉，等着负责弟兄报告祷告事项。其间，或许有人会喊一首诗，但众人并不用灵唱。然后，有人开始“套文”式的祷告。等那个人祷告完，弟兄们报告祷告事项后，大家就开始祷告。实在说，这样的聚会不发死也难。现在，我们可以用祷读来开始祷告聚会。圣徒们来在一起，可以先祷读，直到大家的灵刚强了，再报告祷告事项。这样，圣徒们就自然能接受负担，而有强的祷告。

以洛杉矶召会为例，他们的祷告聚会不是以唱诗或报告开头。人只要来到聚会中，就坐下来祷告。后来的人，就加进他们的祷告，一直祷告下去，中途没有人站起来说话或报告，乃是这样一直祷告两个钟头。无论什么聚会，他们只要来在一起就祷告，他们是用祷告开始所有的聚会。我们务必要把基督教那老旧的遗传丢掉。

问：关于蒙头，李弟兄有什么看法？

答：蒙头不是律法。我们不要把人套在那个规条里。

第四章 召会蒙福的律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主的行动符合蒙福的律

这些年来，我们在主的工作上所以蒙祝福，是因为符合蒙福的律。从前借着倪柝声弟兄，我们看见关乎召会生活的实行，因而带进我们中间的复兴；那是一个转换点。倪弟兄所题配搭事奉的安排，包括长老室、执事室的安排，以及同工配搭等种种的安排。这些安排主要的用意是要圣徒们灵强，召会立场稳固，而不致紊乱，然后福音能广传出去。一九五〇年，香港召会复兴的经历，也是在这个范围里。那里事奉的安排好像一部机器，再加上圣徒们灵强，犹如使用“电力”，这机器就能发光、生力。再比如台湾所带进的祝福，也是符合蒙福的律。之后，主的行动到了日本，那是在台湾和香港之后；正像人开工厂，越过越有经验。再后是到了洛杉矶，那更是精益求精。

目前台北召会的光景还赶不上洛杉矶召会，因为有些先前老旧的东西存留在那里，不容易除去。正如新设工厂的机械，总比旧工厂的机械精致、现代化。老旧很难改。以祷读为例，日本的召会就比较进步，因为没有老旧背景的影响。所以，我们千万不要把老旧带进召会裏。我们所题蒙祝福的律，好像调剂药方一样，是很确定的。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，可以精粹的归结于三点，就是圣徒们灵强，召会立场稳固，以及广传福音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操练灵。倘若我们讲人的破碎，却不借着祷读操练灵，那就越要破碎，越破碎不了。当我们借着祷读操练灵，里面被主充满，外面的人自然就会破碎。这是确实的事。我们要操练灵强，其中还包括与主交通、经历主的同在等。

基督教各宗各派是靠组织成为一体；我们却是以操练灵，在生命里，并且站住立场而成为一。在台湾，那些受史百克弟兄影响而分裂出去的人，他们不要立场，只要灵，只要基督。结果他们出去之后，是分而又分。我曾告诉同工们，这个工作并不简单。正如人有灵、魂和身体，是不能因强调灵、魂的重要，就轻看身体。那些出去的人都是高喊丰满的基督，高喊灵，并且批评我们所有的配搭、事奉，都是人工组织。他们不要立场，说立场不是基督，说到一个地步，连召会也不是基督。他们不要立场，不要召会，只要基督，只要灵，结果是分而又分。我们需要把这些事，都当作前车之鉴。

符合神的定律，借着祷读接触主

在宇宙中，神作一切的主宰，祂按着定律行作万事。然而，若有人颈子上繫着绳子要上吊，并且执意去行，却说求主保守，他是不可能蒙保守的。我们学习经历主，还得照着主的律。比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要孝敬父母，就必定得福。（出二十 12，弗六 2~3。）违背父母的儿女，往往不得善终，押沙龙就是最好的例子。神的律是要我们孝敬父母，就能亨通，在世长寿。同样的，今天在召会中也有其律。若是我们不注意操练灵，只注意讲道，那么即使最好的道也没有用。正如犹太人手

中有旧约，是神所默示的，却变成了犹太教；基督教把新约拿去，结果成了基督教。这都说出仅仅有道，没有灵，是行不通的。所以，我们必须有所觉悟，不能只靠讲道，一定要带弟兄姊妹直接接触主。祷读就是为着这个功用，要人直接碰着灵而接触主自己；这并不在乎听道。我们可从自己的经历核对，祷读不是道理，乃是灵里吃了食物，并且所吃的就是主自己。

实在说，我们众人都是神的儿女，没有什么可分的。我们祷读主的话，就不会在乎道理；我们的灵强，就不会分。众人一个立场，一个实行，就有力量。若有五十人在这里是一，就有力量。假若分了又分，就会了了，失去祝福，正如破杯不能存水。以押沙龙为例，我们看见押沙龙先反他父亲，之后反叛的事就一再发生。人若是这样一直分裂，至终就是了了。如此，福音还能传出去么？所以，我们一定要守住立场，因为合一就是力量，结果就是传福音，让福音出去。

交通和谐才能带进祝福

我们要说到，关于香港召会对于是否接纳一位台湾的异议者，所引发的难处。在台湾的召会，由全体同工出面，写了一封信给香港召会的长老同工。信中提到这位异议者，多年在台湾一直作破坏召会立场的事，因此，工作不得不将他停下来。他就带着一班人另立聚会，造成分裂。同工们感觉不能和他一同坐下擘饼，并写了这封信给香港召会，作为接纳他的参考。然而，香港召会的一位长老却说，这个人没有犯林前五章的罪，所以可以接纳。他没有看见罗马十六章十七节，主的话很清楚的说，“那些造成分立和绊跌之事，违反你们所学之教训的人，…要避开他们。”这位异议者已经造成分立，并且有事实存在；他在台湾出事，还得回头有对付。之后，那位主张接纳的长老，违反了其他长老们的感觉和决议，并且不执行决议，反而作相反的事。因此产生了问题，形成一个僵局，使召会的祝福无法进来。

弟兄们在召会中配搭，不要谈论是非，倒要和谐一致，祝福才能带进来。以这事为例，若是长老们的看法不一致，可以暂缓接纳。原则上，还是该顾到香港和台湾的召会间彼此的交通。并且台湾同工们写的信，并没有说到该不该革除，或该不该接纳，只是将事实陈明。香港召会就应当尊重这封信，并拿给当事人看，也不要先论是非，而是让他先回去对付。这个作法才是正路，并且减少难处，简化问题。至少，香港召会的众长老之间，并香港召会和其他召会之间，都不会有问题。可惜，因着事情作不得体，失去了祝福。盼望其他召会能从这事学功课。召会好比一个大家庭，难免会有些问题，处理上还得照着正途。我们不要拦阻主的祝福，乃要谦卑，服在主面前，同心合意。

主在西方带进的祝福与主配合，流通祝福

主在东方给我们四十多年的训练，使我们的确从祂有所领受。我到美国尽职，从圣徒的反应，就看见主实在是恩待我们。我在美国所接触的许多基督徒，都说从来没有听过我们所传那样的信息。其实，美国并不是欢迎我这个中国人，他们乃是欢喜接受主多年来所给我们学的那些功课。无论我们摆出那一点，他们的反应都是没有听过。这是主给我们的，我们不能辜负祂的恩典，也不能耽误主的见证。

在东方那四十年，主培养我们，训练我们。如今，祂将我们带到西方，并非一件小事。整个西方的基督教，的确没有主所给我们学得的功课。因此，美国的门才打开，带

进许多渴慕的人。我们的态度该是要为主使用，尽量配合主。若是我们的话语是拦阻，就应该尽量改话语，以适应环境，好叫主的见证能出去。那些渴慕的人里面真是饥渴，不然他们不会挤在一个家庭里聚会，坐在板凳上，听一个英文讲得不是很好的人讲道。在美国许多地方，人都告诉我：“我们从前花许多钱，送人到中国，如今主差遣你来这里。”所以，我们应该尽所能的，使主的见证能出去。那些人实在是主的儿女，他们的确饥渴要主。即是如此，我们就该除去拦阻，让主的恩典流通。若是别人蒙福，我们岂不也蒙福？然而，若是我们阻挡主的恩典，那就是损失。

没有意见，彼此相爱

以前面所说香港召会的事为例，主乃是要我们脱离是非的眼光，让祂的祝福能在我们中间通。我们要学习活在灵里，与主有交通，彼此相爱，带进强有力的见证。当人看们彼此相爱，并且有主的说话，他们就会受感动。虽然我们的英文不太好，人还是很欣赏，并生发钦佩的心，而认同我们。再加上有属灵的交通，恩典的供应，人就会有改变。那就是身体里的血液循环，使人得着供应。我们与主配合，主就有出路；这正是主带我们来到西方的目的。这比仅仅到美国谋生，不知荣耀多少倍。何等喜乐，我们乃是将主的见证带到西方。

然而，我们一有意见就完全了了；并且不需要有多大的意见，只要稍有意见，就了了。通常人一注意道理，就会出意见。所以，我们只该注意爱主、与主交通，并且注意合一和立场，来在一起彼此相爱。我们的心胸要宽阔，人需要什么就给人什么，并要将灵释放出去；这样，一定看见主的祝福。主恢复的前途是光明的。我真能作见证，圣徒对主所托付给我们这些话的反应，是口服心服，完全的接受。从前我们因着老旧和搀杂限制了主；如今主带领我们到西方，盼望主保守我们，除去老旧和搀杂，不受任何消极的影响，只单纯的爱主，与主有交通，并彼此相爱，没有意见。

蒙福的见证

圣徒们的迫切和饥渴，是因为看见了主所给我们的那一分。所以，我们千万不能拦阻主的恩典。同样的原则，在加拿大的圣徒，也要照着我们所谈蒙福的律往前，就必有主的祝福。若是我们在这里，没有一个人失去见证，并且彼此相爱，不争论道理，尽力适应环境，将主耶稣送给人，一定会有主的祝福。因为人一进入到我们中间，闻不出不和谐、不同心、不相爱，就会觉得我们是一致的。这件事不能装假，乃是在灵里的实际。同时，我们肯为主出代价，适应环境，尽量叫人得益处，人也都能闻得出来。这就给主铺路，带进无限量的祝福。我们一生能这样为主用，实在是太大的福气。

我年轻时原本的负担是要往中国西北去，想要用华北圣徒的人力，结合东北的财力，开展西北；我从未想到有一天主会将我带到西方。在远东，特别是在台湾，已经立下了很好的根基；可以说，主的见证实在是要往西方去。因着主开了这门，我觉得应当靠着祂的恩典多作一点。目前在洛杉矶召会，有一百多位青年人，德州也有一百多位，将来都能为主所用，需要好好花工夫成全他们。目前在美国各处聚会的人数，合计约

是一千多位。此外，我们还要到各地访问，有许多地方有寻求者等着我们去。这些新地方我们若是不去，就不知道真实的情形，也不能带进人来。

除了出外访问，有些召会的光景还需要再加强。洛杉矶召会虽然好，还得更强，因为作成模型，就需要特别训练。盼望到一九七〇年，就有人可以将这个见证往外带出。在加拿大也是一样，只要召会起来，慢慢的年轻人会多，就得有训练；经过几年训练，他们就会成材。所以，一面是受训的人出去；另一面是各地有响应、有根基，

让出去的人有站口，一站一站作工。

最近在洛杉矶召会，已经开始有本地人兴起。头二、三年，都是从外地带进来的人。目前洛杉矶召会不仅买了会所，也买了大房子为着儿童聚会及接待客人使用。这些都是出自圣徒的奉献。我们第一年办训练时，召会的光景没有完全起来，那时只有三十几人受训，接待和伙食费用都是由工作支付。第二年人数增多，约近七十位，仍是由工作负责。到了第三年，召会上轨道了，受训人数达到一百多位，不再由工作担负，乃是全数接待在弟兄姊妹家里。直至去年，接待量就更多了，同样都是弟兄姊妹接待。

洛杉矶召会能强，关键就在于祷告，在于灵；其次就是立场，我们一直在为这个立场打仗。人反对立场，结果都失去了祝福，得不着神的印证。我们为立场争战得厉害，实在是出代价，祝福却由此而生。保罗经历受苦，为使基督显大。（腓一 20。）我们也需要付代价，经历苦难，使我们成为好执事。一个好执事就是要供应基督，将基督服事给人。基督耶稣的好执事，（提前四 6，）就应该是基督的供应者。

主带领我们所走的路，是即准确又精明，即像作生意又像打仗。我们站在最前线就知道，主给我们的乃是最精明的，没有人能击败、打倒。我们中间不只有真理，也有主这些年间给我们的带领。当我来到美国，并不是独自前来，乃是带着我们背后那四十年在主面前所学习、所经历的。靠着主恩典，这道路在中国有成功的一段，那是整个基督教世界都知道的事。若没有背后的历史，只是讲空道，并无作用。人都有见识，因着我们背后的历史，所以我们的话语是雄厚的，不是只讲空道理。但愿我们都能与主配合，让主的祝福流通，将基督供应出去。

第五章 从风波中所学的功课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



主的恢复乃是全面的恢复

关于台湾的风波，起因于邀请史百克弟兄来台，带进了异议；另一面，这也是撒但的攻击。这攻击的搅扰，是从一九五八年我释放建造的信息（见“神的建造”、“神建造的论据”等书）开始的；当时我就觉得会遭遇攻击。然而话说回来，主给我们的带领，不是这一面、那一面，这一点、那一点的零星恢复，乃是召会全面的恢复。其中有称义、圣别、受浸、长老治会、十架的同死、复活的生命等真理，全都包括在内。之后，主又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必须有好的召会生活。所以，我们需要操练灵，并站住立场，否则我们就没有路。再者，我们还要操练祷读，要操练得练达。这样，众人的灵一强，就得供应，一得供应，就不容易受教训之风影响。

倪弟兄对召会立场的态度从未改变

在香港似乎也有人受到史弟兄的影响，而传出异议。他们说，召会是属天的，在地上滨有立场在伦敦也有一种传言说，倪弟兄虽然在“工作的再思”一书说过召会的立场，但日后已有改变。他们说，“工作的再思”的信息是一九三七年释放的，在那之后，倪弟兄对召会立场并没有那么看重。然而我们要指出，在“教会的路”一书里，收录了倪弟兄在一九五〇年所释放的信息。在那些信息中，他进一步着重的论到召会的立场，可见他并没有改变。

在“教会的路”一书第十三页说到，“圣经中明显给我们看见，有两件东西才能建立召会。第一是圣灵的权柄，第二是地方的界限。…因为召会是一半属天，一半也是在地上的。属天的一半，是讲圣灵的权柄；属地的一半，是讲地方的界限。这在圣经中是非常妙的事。圣经清楚给我们看见一件事，召会完全是属于地方的。如在耶路撒冷的召会，耶路撒冷是个地方。在哥林多的召会，哥林多是一个地方。在安提阿的召会，安提阿是一座城。在以弗所的召会，以弗所是一个海口。圣经中所有召会的立场，都是建立在她所在的地方上，都是以地方为界限。”

倪弟兄在这里清楚说到，召会一半属天，一半属地。属天的一半，是讲圣灵的权柄；属地的一半，是讲地方的界限。从属天的一面说，是没有立场问题，但在属地一面，就一定有立场。所以，倪弟兄在一九五〇年，还是非常加强这个地方立场的真理。然而，在香港竟然有人说，召会只有属天的一面，没有属地的一面，因而不要这个立场。关于这些异议的事，盼望你们不要受影响，也不要反对什么人，我们乃是走一条跟随主的路。召会要建立在地方上，就一定有召会的立场，这是个律；若不然，我们无路可走。史弟兄所说的是走不通的路。我们跟随主，走主的道路，即便曾受过一些弟兄们的帮助，我们自己也得有个分辨的灵。

事奉主必须存心清洁

这些年来风波，固然是由于邀请史弟兄所引起的，但也不能全然归罪于这事。据我观察，那几位在台湾闹事的弟兄，心里早已有了骄傲的细菌。这好像人生病一样，若是人里面没有细菌，只是外面吹风，是不会伤风感冒的。我不敢说自己没有错，但我的存心和立场，从未想要受人的欢迎，我只是照着主所给我的带领，并照着我从前面同工所学的忠心往前。

倪弟兄所遭遇的事给我们看见，撒但就是要打倒倪弟兄，打倒这个带头的人。我从没有意思要作带头的，只是日后到了海外，主似乎在环境上作了这样的安排。因着我好像比较在前头，这个工作的责任，自然就落到了我身上。然而，自从一九六二年，一位异议者在马尼拉挑唆背叛的事发生后，我就改变了态度。在那之前，我从主接受一个负担，同时也是受倪弟兄所托，在海外负责带领这个工作。但自从一九六二年后，我就不愿再负这个责任了。当我在台湾时，主把台湾的工作交给我带领，我就负责台湾；以后，主带领我到美国，我就在美国作工。至于其他的同工，我就不愿负带领的责任了。虽然近几年有人从香港写信给我，一面有一点道歉，一面说接受我是神所给的权柄；但我并没有接受，我只觉得主托付我什么，我就作什么。至于其他弟兄姊妹，则各人照自己从主所受的带领，我没有意思要作头或作权柄。

对于这件背叛的事，若仅仅是这四、五位弟兄在闹事，我并不觉得怎样，但令我痛心的是，竟然有一些人响应他们。这四、五位年轻弟兄都是后起的，有的根本是我一手带得救的。不料，竟有与我共事几十年的同工，不信我的话，而去信那些年轻人；这实在令我痛心。所以，我不愿再作带头的人。这就好像一对夫妇生养了几个孩子，这些孩子起来反父亲，母亲却站在孩子那边，帮助他们反对父亲。这实在是合情理，也不像话。

再说那些闹事的弟兄们，若是对这条道路、这个立场有异议，他们大可正大光明的走他们要走的路。若他们真的对基督有认识，受托付传基督，也可以大方的去传。不必在暗中作相反的事，并且对我一再的造谣中伤。我在主的宝血遮盖下，承认我也会错，但是主怜悯我，我从年幼事奉祂，我的心是单纯的，我在这个事奉上没有贪图。主能替我作见证。从前在国内，我将我上好的年岁都花费在北方，但是主要带我走，我就走。之后，我到了上海，也是积极劳苦。然而，当倪弟兄给我一封电报，叫我离开，我就离开。这就是我的态度，要事奉主，存心一定要清洁。

有人传基督是出于私图好争

在台湾，兴起风波的那几年，我若是对主没有真实确定的认识，可能就被那几位闹事的年轻同工绊跌了。我无法接受，为什么有人能一再的讲基督，却能说这么多谎？之后，我读到腓立比一章，主给了我答案，我里头清楚了，也得着了安慰。保罗说，“有的人传基督，是因着嫉妒争竞，也有的是因着好意：这一等是出于爱，知道我是为辩护福音设立的，那一等宣传基督，却是出于私图好争，并不纯洁，想要加重我捆绑的苦楚。”（S~17。）这让我清楚，有的人传基督是出于私图好争，动机并不纯洁。

讲建造蒙神喜悦，却受撒但攻击

这些年来在海外，主安排我在这领头的地位上，我就知道会有攻击。从我开始讲召会的建造开始，我才知道这是神最喜悦的。但一摸着这个，撒但的攻击就随之而来。

一九五九年底，在台北有一个训练，我原想逐章讲说约翰福音，但信息释放到第二章，我就发觉几位同工背叛的事。那时，我引约翰二章十九节主的话说，“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将它建立起来。”我说，这是一个原则，凡出于神的，既使拆毁了，主要在复活里，把它重新建造起来。今天，在台湾岛上的工作也是如此。我愿意郑重的告诉大家，这个岛上的工作若是出于主的，既使被人拆毁了，主也要在复活里把它建造起来。

一九五八年我访问了史弟兄，从伦敦回来后，那些有异议的弟兄，就定规要反我。到了第二年，他们想联合两位张弟兄一起反对我。他们告诉其中一位张弟兄说，“李弟兄了了，他已经没有异象了，我们不能和他同工了。”两位张弟兄劝勉他们无效之后，只好把这事全盘告诉我。那时我正要到马尼拉去，所以临行前，我召开同工聚会，对同工们说，“最近我发现有同工对我们这条路、这个立场，和我们的配搭事奉、权柄等事都有疑问。我本该一位一位和你们谈，但我出国在既，没有这个时间。现在我郑重的声明，这条路是我从幼年就走的一条路；我受前面同工的带领，认为这条路是对的。然而，我们谁也不能勉强谁一定要走这条路。不过，我是不会改的，因为我认定这条路是对的，立场是对的，配搭事奉是对的，前面同工的带领也是对的。若是你们中间，有谁对这些有问题，不仅你们不能和我同工，我也不能和你们同工。所以，若是有人觉得这条路不对，我不会勉强你走，但也请你不要留在这里盼望我会改。”

其实，那时我就想停下那些异议者的工作。因为我从前在大陆，在倪弟兄的带领下，就看见没有一个背叛的人是会悔改的。按圣经来看也是一样，背叛摩西、背叛大卫的人，没有一个悔改。到了新约，背叛保罗的也是一样。从圣经的原则看，神最不喜欢背叛。人作错了能悔改，乃是神的怜悯，但背叛是最不讨主喜悦的，所以从没有看见背叛悔改的例子。根据这个原则，我本想停下那四位异议者的工作；但两位张弟兄向我说情，觉得他们还年轻，再给他们一次机会。我就觉得我不能作了，因为这两位弟兄的感觉跟不上，会觉得我作得太过。后来，这些有异议的弟兄竟然还来见我，向我懊悔说，当初应该直接来见我，把事情说清楚，是二位张弟兄把他们的话传错了。其实，两位张弟兄在背后替他们求情、说好话，他们反而倒过来离间我和两位张弟兄。从那天起，我就不再信他们了。

一九六一年一月，我在台北有一次全台特别聚会，释放有关建造的信息，后来出版为教会建造的异象”一书。那次聚会非常好，但是那几位年轻同工会后却说反面的话，说这个建造是违章建筑。之后，有人告诉我这件事。过了四年，我回到台湾，他们来见我。其实，我并没有追问；倒是他们有人，就如中国谚语所说的“作贼心虚”，向我否认他们说过那些话。他们说，那是别人捏造要害他们的。之后，他们还想要成立一个

超越同工团，显明他们的心就是要得天下。一九六一年，我离开台湾时，工作是相当好，却因他们的异议，而停滞不前。

我说这些话都是很谨慎的，因我不愿你们所听到的都是传言。我们固然不愿张扬人的过错，然而，当我们面对这些事时，总应该对事实、对人、对主的路都有认识。能接受帮助的，就接受；但绝不要随意批评、论断、传说或闲谈。求主的血遮盖这一切，盼望青年人不要受这事情影响。盼望你们都学一件事，就是在主面前存心要干净。我们是人，就没有完全不会错的，但若是存心干净，即使错了，也容易回转。

注重活在灵中，单纯跟随主

此外，我们不要只注意好听的道理，乃要注意活在灵中，祷读主话。那些有异议的弟兄中，有一位能讲一百零八条十字架的对付，却没有活出十字架的对付。足见会讲道没有用，乃必须活在灵中。重要的是，灵要能起来，灵要能与主交通。若是没有灵，不用灵，只搞讲道，那就好像中国人所作的八股文章。异议者一直喊丰满的基督，却把丰满的基督变成一种理论和哲学。他们一再的说，要脱开组织、人意，但他们所作的，根本是出自他们的己意。这是没有多少人跟随他们的原因。

这些年来，我承认我不是没有错，但有一件事我蒙主怜悯，是我能公开夸口的，就是从你们认识我以来，我的讲道没有改过，我的口气没有改过。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我走的路、作的工都是一样的。若是我在一九四九年对你们讲作工的方式，和治理召会的作法，但现在忽然改变了另一种作法，那你们反对我，是有道理的。然而，若是我根本没有改，改的是你们自己，你们就要负自己的责任。你们若是觉得这条路不对，不走这条路了，你们就得干干净净、光光明明的出去，不要彼此毁谤。然而，那班异议者却在暗中作许多相反、破坏的工作。

我得救后不久，就读到倪弟兄的书报，知道这条路。到了一九二五年，我逐渐清楚，而有信心走这条路。乃是主的怜悯，叫我能有分于这个工作，而我对这个工作也没有任何保留。我和你们谈这些事，是盼望你们不要去管这些人事的是非；乃要为着主的见证，学习敬畏主，不陷入是非，而单纯、清楚的跟随主走这条路。凡为着这条路的，我们都阿们；不为着这条路的，我们不仅无法阿们，也无法跟随。我们不反对任何人，但不走这条路的，我们不能跟随；能走这条路的，我们就同心向前。这不是跟随人，乃是跟随主，并为着主走这条路。